

政府施政，以富裕康樂之民生，支持戰備。足食足兵，教育養衛，通籌兼顧。法之上也。

莒光樓高三層，底層爲簡報室，設有全島電光模型，鳥瞰全局，一目了然。二三樓遍圖 總統事績，殊多歷史價值。三樓室外平臺，可瞭望全島，憑欄遙望，晴川歷歷，煙樹迷離，天際神州，如接几席。堪稱南州一勝。

馬山前哨，距匪區角嶼，僅二千三百公尺。隧道中設有高倍望遠鏡，配以電視螢幕，對岸軍民活動，歷歷可見。

花崗石醫院設於山腹隧道中，病床三百，戰時倍之。各科醫護人員及設備齊全。平日收容病患，一律免費。

民俗文化村，就山後王氏故宅十六棟爲之，先民之養生送死，耕織遊樂，文事武備之境況，均可覆按。金門盛產石材，房舍庭院敷用之，加以維護整潔，綠草如茵，較臺地之磚瓦建築爲勝，觀光學金門，洵非虛語。

余誼切宗親，睹此故家宅第，頓興舊時門巷燕歸來之感。迎賓館爲一地下建築，廣容百人，金防部韓將軍饌以金門特有之海鮮梅花餐，佐以甘冽之高梁酒，盛意可感。程領隊出銀盤二事爲贈，銘曰：「金湯永固，勞苦功高」。亦紀實也。同行獅子會總監龔式谷君，以該會最高榮譽錦旗加之。英籍團員勃吉氏亦致頌詞。韓將軍代表司令長官以增進中英友誼爲勉，並贈每人佳釀一器，以供紀念。彼此酬答。賓主盡歡。

午後參觀陶瓷廠，廠長示以開廠之歷年出品，日新又新之進步軌跡，至爲明顯。察其技術，已遠景德鎮標準。其窯溫、油料之控制技術，更超越前人。其青花、白釉、朱紅、水晶等瓷，均楚楚可觀。同人等皆備購取，用以此行之紀念。

太武山壁 先總統「毋忘在莒」之石刻。前明魯王墓與紀念高風亮節吳稚老之名亭，均以行止匆匆，未能一一趨仰不無遺憾，當待諸來年再訪。

午後三時原機返臺北，濡筆爲記，聊誌鴻爪耳。（照片及詩見封底）

俄國與北歐六都掠影

周乾昌

路線

這次到北歐觀光，是參加 Globus 旅遊公司編號 KR-507 的 "Russia & 6 Northern Capitals" 一團，規定自倫敦（我們早一天自洛杉磯飛倫敦）出發，乘遊覽專車至 Warwich 港，渡北海（North Sea）至丹麥 Esbjerg 港，乘車橫貫丹麥至丹京哥本哈根（Copenhagen），繼續北上，舟車相駁，至瑞京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再至芬京赫爾辛基（Helsinki），此後南下，仍乘專車入俄境，依次至列寧格勒（Leningrad）挪佛古拉（Novogorod）莫斯科（Moscow）斯馬倫斯克（Smolensk）及敏士克（Minsk）五個大城。然後出俄境而入波蘭至首都華沙（Warsaw），假道東德至柏林，越東西德而入荷蘭，至首都阿姆斯特壇（Amsterdam），重渡北海回倫敦，全程二十天，由一諳俄語之英籍波裔中年婦人名麗沙（Liz）者帶隊（任 Tour Director）。團友卅三人大多數是年老的美加籍人，祇有一對母女是非列賓人。

渡輪（Ferry）

在上述之路線中有三次是夜渡過海的。第一次渡北海至丹境的是「斯地那維亞」（Tor Scandinavia）輪。船長 500 呎，寬 80 呎，排水量一萬四千噸，容客一千二百五十人。除房艙及餐廳外，附設商店、銀行（兌換外幣）、咖啡館、酒吧、停車艙、游泳池、夜總會等，我們的房間在第六層，（電梯上下）房中有面對的雙舖，（Twin Beds）小桌椅櫥櫃各一盥洗室一小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當晚及翌晨在大餐廳中供自助餐

(Buffet)，菜羹、冷飲、甜食、水菓、擺滿三張長桌，看得眼花撩亂，不知挑什麼好，拿多少好，飽食之後，忽發現另一菜桌上，排列着七八種的「熟食」(主菜)，一直沒有看到，真是「阿木林」透頂！

自哥本哈根渡波爾的海(Baltic Sea)至赫爾辛基，是第二次夜渡，輪名 Silvia Rigina，比前輪尤大，排水量達二萬五千餘噸，容客二千人，房艙設備相若，但餐廳佈置更加豪華，伙食更為考究，堪與大郵輪相比，不知是因為內海較外洋天然平靜，還是船大身重經得起風浪的關係，從睡夢中醒來時，竟不知身在船中呢！

第三次的夜渡輪是荷蘭號(Hook Von Holland)，船較小，設備也差一點，房艙設上下舖，未供伙食，為在渡海時間較短，一宿就過，不計較其「待遇」矣！

斯堪地那維亞國家

Scandinavian Countries 正統的說法，是指北歐的丹麥、瑞典和挪威三國而言，芬蘭在中世紀時曾列入瑞疆之門，冰島(Iceland)在二次大戰期間才從丹麥獲得獨立，所以又有丹瑞挪冰芬北歐五國之稱。此次為行程所限，我們祇去了丹瑞芬三國。

丹麥

雖與歐陸的西德接壤，它却是一標準的島嶼國，由五百多個大小島組成，面積僅一萬六千餘方哩，地多平坦，人口五百萬，四分之一集中在首都哥本哈根，海陸交通發達，自 Esbjerg 港乘車橫貫 Jutland, Funen 及 Zealand 三島，不及二百哩，四小時可達哥本哈根，那天經過 Funen 島上的 Odense 城時，停留了一小時許，順便參觀了童話作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故居。——現在已改成一紀念館，藏有安氏歷年之著作及當年起居及寫作用的桌椅等遺物。

哥本哈根

初建於十二世紀，為一小漁港，至十七世紀始擴建為皇都，當年之城堡(Christianborg Castle)、皇宮(Rosenberg Palace)、教堂(Grunotvig's Church)、圓塔(Round Tower of Trinity Church)、方府廣場(Town Hall Square)，均修葺完整。——這些古蹟都列入了一般巡行式的觀光節目中。故宮中的加冕皇冠，海濱的美人魚像(Little Mermaid)，以及某花園(不知其名)中之噴泉(Gefion Fountain)，算是較為突出的，下午在市區 Stroget 大街上閒蕩，穿梭在行人中的腳踏車好多，也算是丹麥特色之一吧！晚上去了與迪斯耐樂園相似的 Tivoli Garden，無意中闖進了一音樂廳，正在舉行一場中學生的歌舞表演會，水準還不差呢！離哥本哈根經 Elsinore，登輪赴瑞典前，遙見一氣勢雄偉之古堡，據導遊說：它就是莎士比亞“Hamlet”劇中之 Kronborg Castle，受行程之限，未能一睹其近貌為憾。

瑞典

在斯堪地那維亞諸國中，疆土最廣，自北極圈伸展至「波而的」海峽，但因北端冬季酷寒，人煙稀少，全國總人口八百三十萬人，百分之九十住在南方，首都斯德哥爾摩就有一百五十萬人，二次大戰均因保守中立而未罹戰禍，獨享了和平之成果。從農林海洋為業的小國發展成現代化的先進國家，社會福利制度尤稱完善，為西方國家之冠。

斯德哥爾摩

城建在十四個島上，到處與水為鄰，紅磚砌成的市政府大廈(Town Hall)就是濱水而築的，大廈中廳堂多不勝數，其中以藍寶(Blue Chamber)與金寶(Gold Chamber)最為富麗堂皇，諾貝爾獎金頒獎時之大宴會，就在此處舉行，參觀了市政廳之後，又在廣場附近的教堂

(Riddarholm Church) 與皇宮 (Royal Palace)，繞了一週，過門而未入，打個照面，匆匆了事，車過「美若蘭」(Lake Malaren) 湖時，遙見對岸之新舊建築，穿插在湖山之間，其景色之美，令人神往，大家下車，攝影留念。

芬 蘭

位於俄、瑞兩國之間，數世紀來，屢為強鄰所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兩次成功地抗拒了蘇俄的攻擊，自劫後餘生中，芬人堅強起來，形成今日經濟與軍事上日趨中立之政策，雖以「芬蘭化」為口號，在強鄰虎視眈眈之下，欲求樹立其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仍屬不易。芬蘭多山林湖沼，地廣人稀，總人口四百八十萬，芬京赫爾辛基，却有八十九萬人，但仍為三國最小的首都。

赫爾辛基

以國會廣場 (Seante Square) 為市中心，四圍均為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 (大火後) 之建築，有總統府 (Presidential Palace)、國會大廈 (State Council Building)、大學圖書館 (University Library) 等，號稱為世界有名廣場之一，其西北之鐵道廣場 (Railway Square)，為赫城之交通中心。除中央車站及郵政總局外，還有 Ateneum 藝術之宮，及國家歌劇院 (National Theater)，都在這一區，更北則有世界運動會競技場，也是「走車看景」式的觀光目標之一。在赫城郊區的 Tapiola 鎮上，築在一岩石中的教堂 (Taivallahti Church)，其圓形屋頂「透」出地面，整個建築「埋」在地下，亦云奇矣！赫城港區有一市場 (Market Place)，專售魚類食品，我們適逢其「市」，買了若干鱈鯡 (Smoked Herring)，邊走邊吃，其味無窮。

俄國與蘇聯

蘇聯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的簡稱，(即 U.S.S.R.)，它是由十五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組成的，其中以蘇俄為最大，稱之謂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佔有蘇聯 (U.S.S.R.) 四分之三的土地，擁有過半數之人民，掌握着全聯盟主要的資源，其他 S.S.R. 不能與之相比，縱然如此，俄國 (蘇俄) 僅是蘇聯之一「邦」而已。

這次在蘇聯觀光，足跡所至，僅僅是蘇俄 (Russian SFSR) 在歐洲部份的四個大城，及 Belorussian or Whiterussian SSR (又稱白俄羅斯) 的一個大城 (共五大城都在歐洲) 而已。

戰戰兢兢入俄境

進出斯堪地那維亞三國時，證照檢查及行李驗關手續之簡捷，出人意外，可是進入俄境時，則完全不同，第一：領隊 LIZ 不能代辦一切手續；第二：關單必需據實詳細填報不得有誤；(LIZ 一再警告說：“No Mistakes Allowed”) 煙酒禮品、金銀飾物、錶、照相機、收錄音機、及外幣均應一一填報清楚；第三：隨帶行李 (包括交通之衣箱)，必需個人自己携提過關，並準備開箱抽查。果然，在專車進入邊防哨兵之後，人貨 (行李) 一一卸車，通關時由面無表情之關員抽查行李，(總算沒有抽到我們) 核對證件時，一看再看，大有非驗明正身不得送入刑場之勢！空車內外上下，除用電子儀器檢查之外，還牽來警犬一隻，嗅東嗅西，唯恐車中暗藏走私毒品或人犯，折騰了兩小時之後，總算人車安全放行，此時車上忽然出現一位陌生人——她就是俄國觀光局派來隨團照料我們八天的 “Intourist Guide”——俄婦瑪夏。

俄境遼闊，一望無際的田野，行駛在公路上的車輛稀疏，大多數是公共汽車、大客車、工程車、及貨車，很少見到小轎車，公路的兩旁，在靠近城鎮的鄉村中，有些單獨的木造農舍，大部份的老百姓，都集居在公寓中，一排又一排的四、五層 (或六、七層) 樓房，看來是二次大戰後的建築，雖不美觀，但還算整潔，公路沿途，如廁設備奇缺，往往走了二、三

小時，碰不到一所公廁，這種情形，在出發前麗莎早向大家提過警告，必要時祇好委屈團友，奔向公路旁的叢林，就地自決，男左女右，一律平等。這和臨時停車雅稱“Bush Stop”與“Coffee Stop”及“Lunch Stop”同為俄國公路行車規程中之一環，飲水也是個問題。在離芬蘭入俄境之前，人人自備礦泉水（Mineral Water）一瓶以免渴死他鄉。（好在只有列寧格勒一地龍頭水是喝不得的）

列寧格勒（Leningrad）

是此行之第一大目標，彼德大帝在十八世紀初葉建都於此，原名（St. Petersburg）聖彼德堡。皇城的建築，以Baroque式為主，街道及公園的設計，都是法、義兩國名建築師之傑作，抵達列城的當晚，我們沿着尼伐（Neva）河漫步，遙望兩岸的高樓大廈、宮殿式（該說 Baroque 式吧！）的屋宇，整齊又壯麗，為其他大都市所少見，在尼伐河邊某處的碼頭上，有左右對峙的兩個大石墩，上面放着一對光緒三十年中國賜予的石獅子，足證中蘇友誼早就存在！

列城最負盛名的觀光區，當推皇宮廣場（Palace Square）。而其中最大的建築，就是隱庵博物館（The Hermitage）。這座由昔日俄皇冬宮（Winter Palace）改成的博物館，外表為三層建物，以淺綠及乳黃色相間，加上牆柱的金飾，屋頂邊的塑像，的確很別致，那天瑪夏帶我們自邊門入館（免排隊），花了三小時，僅參觀了蘇俄及西歐部份，已不勝其累，據說此宮範圍很大，有上千個房間，收藏藝術珍品幾達三百萬件之多，大都是凱斯琳女皇（Catherine the Great）自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所收集的。我們所看到的：如俄國的古聖像，法國羅丹的雕塑，達文西的聖母像，以及畢加索的抽象畫，不過是千中之一而已，館內的佈置及設計也極講究，大理石的梯階，拼花的柚木地板，牆上的塑雕，廳頂的繪飾，巨形的水晶吊燈，看得令人目不暇給，誠不愧為僅次於法國羅浮的藝術之宮

（瑪夏說的）。欣賞過隱庵宮之「大」與「美」，其他景觀如 St. James Cathedral（教堂）。Peter & Paul Fortress（城堡），及 Czar's Summer Palace（夏宮），就不值一談了。

莫斯科

不但是蘇俄的首都，也是統治蘇維埃聯盟最高機構——克臨魔宮——的所在地，那天，我們抵埠之時，已近黃昏。但團友們却一致同意，飯後夜遊莫斯科，導遊先帶我們參觀莫斯科地下交通（Moscow Metro）的三個車站。第一個是 Komsomolskaya Station 就在市中心附近，乘自動梯下降，深達八、九十呎，方到車站月台，站長約五百呎，廣百多呎，以大理石板為地，雕飾拱圓形的屋頂，四面牆柱上的細嵌（Mosaic）拼畫，屋頂懸着一長排的大吊燈，把整個車站照得光明燦爛，金碧輝煌，如同皇宮，接着我們又參觀了兩個車站。（已忘其名）其建築設計，又各另屬一派，牆上附貼着五彩繽紛的玻璃鑲板（Stain Glass Panel）。燈光透過玻璃，射入大廳中央，其景色之美，堪與大教堂古堡相比，真想不到莫斯科的地下車站，竟佈置得如此美侖美奐。

紅色廣場

比列寧格勒的皇宮廣場尤大，一面是克臨魔宮及列寧之墓，一面是聖貝西大教堂（St. Basil's）。另兩面也是紅牆的巨大建築，夜間燈光經紅牆的反射，深灰色水泥磚砌成的廣場上，呈現了一片浮光，在朦朧的天色（莫斯科五月夜晚十時天尚未全黑）下平添了紅色廣場的神秘感！

第二天在「晨遊」（Morning Tour）中，再來廣場，又見人潮如湧。克臨魔宮前的衛兵，呼么喝六，指揮着觀光客閃避進出魔宮的車輛，列寧墓前的儀仗兵，每小時換崗儀式也看到了。多頂（Multi-Domed）洋蔥形為飾的大教堂前，擠滿了人，可惜教堂沒有開放，無法參觀它的內部

。當天下午，去了蘇聯經濟發展成果展覽會（Exhibition of Economic Achievements）。會場是永久性的，佔地七百五十畝，建有十多個展覽館，我們祇參觀了一個太空館和一個工藝訓練館，內容平平，毫無精彩的感覺。晚上因買不到芭萊舞的票子，臨時以“Yika”馬戲來搪塞一下，演出差勁，連中國民初街頭賣藝的「活猴出把戲」，（由一華人主持）也拿出來，真是活見鬼！

進入克臨魔宮（The Kremlin）

是在莫斯科最後半天（第三天）的節目，（三度蒞臨紅色廣場），也是這回旅遊中之最高潮。宮中最高蘇維亞當局及謝能可夫的辦公室及其近圍，當然是可望而不可去的，開放的一隅有：

- 國會大廈——樓高二十層一半建在地下（這是特意的設計不知是否爲了空防關係）
- 兩個巨大的銅鑄紀念物——沙皇砲（Czar Gun）和沙皇鐘（Czar Bell）。
- 教堂廣場（Cathedral Square）——三面各有一個教堂，即沙皇御用的 Annunciation Cathedral；歷代沙皇加冕用的 Assumption Cathedral；彼德大帝以前幾個沙皇埋葬所在的 Archangel Cathedral（當天祇開放了第二個教堂）——三個教堂的外貌都是一樣的多頂洋蔥頭式，每個蔥頭上豎起一個十字架。

GUM百貨公司

這是俄國最大的百貨公司，在紅色廣場與魔宮相對的一面，是一兩層樓的建築，樓上樓下各分成無數不同的攤位，各售各的貨品，沒有 Show Window（樣品櫥窗），只有貨架（或櫃），貨品大多是國產的，品質不佳，據說高級貨及侈奢品，要到 Beriozka（外人用外幣購買的特設商）

去買，這也難怪，因爲蘇聯對老百姓的消費品，向不重視，寧可將所有國力，投注在軍備及發展殺人的武器上，自然無餘力去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的日常用品了。

挪佛古拉（Novgorod）

是一古城，建於伏而加（Volkhov）河之兩岸，風景秀麗，以寫在樺木樹皮（Birch-Bark）上的年鑑與公文，木造宮殿寺廟，及木舖之車道而聞名，木造的挪佛古拉克臨魔宮（Novgorod-Kremlin），是一十一世紀時代的建築，與之齊名的聖蘇非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Sophia），以樸素簡單之風格見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挪佛古拉爲納粹軍夷爲平地，古蹟蕩然無存，戰後的重建工作，煞費苦心，當導遊帶着我們在「建國千年紀念物」（Monument to the Millenium of Russia）四週巡遊時，對俄人在修復古蹟所作之努力，不得不佩服。

斯馬蘭斯克（Smolensk）

是一人口卅萬的中型城，在抗納粹戰爭中，也有一頁悲慘但光榮的歷史，古蹟修復及市容重建工作，做得盡善盡美，在例行公事式的巡遊中，我們經過了

- 市政廳（City Hall）
- 列寧廣場（Lenin Square）
- 可多索夫元帥銅像（Monument to Kutuzov）
- 作曲家克林加紀念像（Monument to Glinka）
- 烏司本斯蓋大教堂（Uspensky Cathedral）——在此下車登石級而上
- 古城牆（Town Wall）之殘跡
- 永恆之火——這是此城爲紀念抗納粹戰爭中陣亡軍民而設。在殉國英

雄墓旁燃着永恆之火（Eternal Flame），由當地學校派四名學童（二男二女），輪流站崗（每十五分鐘一次）。一則向先烈致敬；二則灌輸軍事教育予幼小也。——這也算是斯馬蘭斯克城景觀特色之一。

敏士克（Minsk）

是 Belorussian S.S.R.（又稱 White Russian S.S.R.）之首都，人口一百四十萬，（佔全 Whiterussia 之百分之十四），為一蘇聯工業大城，那天，我們自斯馬蘭斯克趕到時，已是傍晚，當地導遊「海倫」作了短短的簡報，然後帶隊到

- 市區列寧斯基大道（Leninsky Prospect）
- 維多利亞廣場（Vitoria Square）
- 哥柏拉紀念公園（Kupala Memorial Park）等地，去晃了一轉，敷衍了事，除了拍了幾張照片作日後之回憶外，腦中一片空白，倒是在進城之前，在郊區遙見一小山崗，崗上豎了一個音義形的勝利紀念「怪」物，頗為惹眼，爰為一記。

俄國的旅館與伙食

旅遊社在出發之前，會給團員們一張節目單，除了確認（或更改）行程外，特別告訴你，各地投宿的旅館與地址，其用意是：為便利團員的親友，隨時聯繫。但俄國例外，要到當天才宣佈，所以事先大家都不知道住什麼旅館，什麼等級，（只有聽「俄」由命）在旅俄的八天七夜中，我們住過五個旅館，三個差強人意。在挪佛古拉的，跟在斯馬蘭斯克的（Hotel Phoenix），簡直一塌糊塗，盥洗設備特別壞，——面盆浴盆，合用一個塞子，馬桶抽水時靈，時不靈，臭氣外洩，浴後滿地是水，毛巾薄而無「毛」（不吸水的），草紙粗得如沙皮——還有：大小旅館一樣

——枕頭是四方形的，其大無比，要佔三分之一的床位，睡覺時除非肩膀也上枕頭，雙腳便會伸到床外去，這種枕頭的設計不知是根據什麼人的體型的。

伙食也是問題，每天吃的，千遍一律，麵包既乾又硬，帶有酸味，豬（牛）排如同木板，食而不知其味。蔬（生）菜只有「一眼眼」，不拌 Dressing 的，（美國菜館中的“Russian” Dressing 俄國是沒有的）祇有最後一道甜食——如果是 *冰淇淋——皆大歡喜！

*俄國冰淇淋夠水準很可口

旅館安全措施之一：大門口及餐廳門口的警衛會向旅客索查「登記證」的！煩人！

波京華沙（Warsaw）

位於維斯都拉（Vistula）河之兩岸，大戰末期，德軍自河西撤退前，大肆焚殺，固守河東之俄軍，按兵不動，波軍浴血奮戰，死傷慘重，華沙幾夷為平地。戰後波人，對重建工作，始終努力不懈，不論市容，工商業或古蹟，現已恢復舊觀，在巡行維斯都拉河兩岸的 Morning Tour 中，戰後的殘跡，不復再見，導遊介紹了重建自廢墟的：

- 象徵昔日波蘭皇權之錫奇孟皇柱（King Sigimond Column）
- 老區（Old Town）及其市場（Market Place）
- 十四世紀之大教堂
- 埋葬蕭邦心臟之聖十架教堂（Church of Holy Cross）
- 樓高卅七層之文化之宮（Palace of Culture）
- 新古典派之賴辛基皇宮（Lazienki Palace）
- 滿園花朵的“Bath Garden”
- 九萬猶裔波人被納粹屠殺前所集居的 Ghetto 區

波蘭是東歐共產國家中最大的一國，人口三千六百萬，其中二百萬人

，住在華沙，波蘭年來政局不穩定，經濟蕭條，美金對波幣的國定匯率為1比110，黑市長到七百，旅館門口，就有美鈔黃牛，旅館的休息廳 (Lobby) 裏，晚上會出現花枝招展的妙齡女郎，也以「吸取」美鈔為業，不過交換的不是波幣而已。

入出東西德

東德名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首都在柏林，（東柏林為柏林不加「東」字）。西德名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RG)，首都在波昂 (Bonn)，東西德是雙方互相承認的二個國家，可是因政體不同，形成對峙的局面，兩國人民不得自由來往，外人進出東西德，亦受相當的限制，我們這次去西柏林，再出境至荷蘭，一切手續由旅遊社代辦，自己沒有感到什麼麻煩，可是攤開地圖一看：西柏林與東柏林之間，築了一道二十八哩的圍牆。西柏林與東德之間，又有一道七十二哩的圍牆，東德與西德，界線分明，東德派有防軍駐守，一百哩的圍牆，把西柏林團團圍住，成爲一「紅海中之孤島」。從波蘭出境到西柏林，先要穿過東德，出西柏林時，又要穿過東德（行一百十哩）而入西德，何況我們還要去東柏林往返各一次，所以出入東西之間，要達六次之多，不說別的，過關查對證照，就夠費時的了，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攪成這樣錯縱複雜的關係，是不是算偉大的政治家之傑作呢？

西柏林

Kurfürstendamm 縮寫 Ku-Damm「戈登」：商店、咖啡館、餐廳、旅館、夜總會、電影院等林立，是西柏林的商業鬧區，也是遊客必到之地，它的一端，以威廉皇紀念教堂 (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 爲界標 (Landmark)，這個教堂一直留在殘跡中（而未予修復），使世人對戰爭之殘酷有所警惕，「戈登」爲這次 Morning Tour

之起訖點，在三小時的巡行中，本地導遊以背誦式的德腔英語，如連珠噉似的介紹了：

- Tiergarten 中之動物園及水屬館
 - 紀念普法戰爭的 Siegesaule 勝利柱 (Victory Column)
 - 西德總理 Schloss Bellevue 的官府 (Official Residence)
 - 柏林交響樂廳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與新柏林藝術館 (New Berlin National Gallery)
 - 戰後重建的（新）國府大廈 (Reichstagsgebäude)
 - 象徵分割東西柏林的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 Gate)，及聯軍進駐柏林。蘇俄軍在西柏林搶建之蘇維埃戰爭紀念物 (Soviet War Memorial)。
 - 位於甘奈迪廣場中之興奈堡市政廳 (Schöneberg Town Hall)——即今日之市長辦公總部，與參眾兩院之所在地，——在這市政廳頂的高塔中，掛着一只爲紀念1948—1949年反封鎖空運西柏林美國人贈送的「自由之鐘」 (Liberty Bell)。（按：此鐘爲美國獨立紀念所鑄之「自由之鐘」的複製品）
 - 昔日普魯士皇后 Sophia Charlotte 之夏宮 (Charlottenburg Palace)
 - 可容觀眾十萬人之1936年世運會大會場 (Berlin Olympic Stadium)
 - 1979年新建之廣播鐵塔 (Radio Tower) 及與塔爲鄰之國際會議中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Center)。
- 在波次壇 (Postdamer) 街底，大家下車，向醜陋的圍牆走去，牆高十二呎，長二十八哩，鋼筋水泥製成，沿着牆頂，橫置了一呎多直徑的鐵管（二十哩長），牢牢的把柏林一分爲二，以防止東德人的逃亡，（據稱

：在高潮時每日達二千人之多）牆的這一面，（西柏林）設有一個木製的瞭望台，以利遊客（不去東柏林的）窺探之便，從台上遠望，在左側一大堆障碍物之後，隱約可見一座小山，山下就是希特勒與情婦依芙自殺之處（信不信由你）。

東柏林

自西柏林去東柏林有四個入口，以入境人的國籍、身份、目的及交通工具而分，像我們一車觀光客，限用 Friedeick 街上的“Checkpoint Charlie”，麗莎早已爲團員申請好一天（有效）簽證（One-Day Visa），人車都未經檢查，通過雙方步哨，進入東柏林，此時來了一名身材高大的德婦，上車作我們的嚮導。

東柏林的市容，與西柏林相做，看不出差異，（事後我向麗莎如此表示時，她說：「東柏林多標語而少廣告；西柏林有廣告而無標語，你難道不認爲是顯著的差別嗎？」我茅塞頓開。）“Unter Den Linden”林登大道，相當於西柏林之「戈登」，道旁有蘇聯大使館、歌劇院、及若干部會的辦公大樓；另一端則爲漢北德（Humboldt）大學，德意志國立圖書館、德史館、聖海威（St. Heowig's）教堂，及國家藝廊等文化機構，東邊的遠處，可看到一座一千一百八十五呎高的電視發射塔。上面還有一個每小時旋轉一次的圓形飯館，昔日德意志皇宮所在地之市中心現已夷爲平地，更名馬恩廣場（Marx-Engels Platz）。——東柏林之紅色廣場也。穿過幾條大街之後，車子轉入「得來多」區（Treptow）。大家下車，步行至蘇聯陣亡將士之墓園，園地甚廣，墓前之通道，既寬又長，中段入口處，有一狀如張口蟹螯之巨大閘門，墓園末端之小崗上，儼然是一個魁偉無比的蘇聯大兵之銅像。最後去了博物館之島（Museum Island），島上有三大博物館，其中以「普格門」（Pergamon）最負盛名。——這就是東柏林遊之終站。

「普格門」的寶藏包括：

- *普格門古城的大祭壇——紀元前一百八十年的建築，本世紀初，由德國考古學家拆散後，由古城運到柏林來裝合的，步上大神龕的大理石階梯足足有一街之長（*Pergamon-Altar）
- 巴比倫門（Neo-Babylonian Gate），圍牆大道（Walled Roaway）及皇殿正斷面（Throne-Room Facade）——這些都是紀元前七百年代用釉磚砌成的。
- 伊斯蘭皇國的遺物——宮殿城牆及廟門之斷片。這些巨大無比的古物，都要經過專家（考古學家）小心拆散，打包裝運，再在柏林館內復合，其工程之偉大，嘆爲觀止！

荷京阿姆斯特脫壇

荷蘭爲一低地國家（Lowland Country），以與海爭地聞名，全國總面積一萬六千方哩，人口一千四百四十萬，首都阿姆斯特脫壇，由運河與街道相交叉而形成，以市中心的中央車站爲圓心，有六條運河在同公園週上；第五條以內的稱中央區（Centrum），其核心則爲水壩廣場（Dam Square），那天坐着汽船在運河中巡遊，就是從這裏出發的，船長介紹兩岸的建築：什麼式、什麼年代造的，毫無特色，姑妄聽聽而已，不過：在每幢房子（高三、四層或五、六層）的屋頂上，都有一隻吊鉤，據說是用來搬運傢具的，繞過幾條運河之後，汽船駛入港中，參觀一下荷蘭的水利工程（攝有照片留念）

舍舟登陸後，參觀了一家鑽石加工廠，陳列在櫃檯裏的各種飾物，玲瑯滿目，誰亦沒有買，此後 Tour 中所見計：

- 中央車站
- 十七世紀建的荷蘭皇宮
- 現任女皇結婚時用的西教堂（West Church）

· 郊區的一個乳酪農場 (Cheese Farm)

下午去一漁港，轉船上馬根 (Marken) 島，一睹海島風光。訪問了島上的一個八四老婦，她自稱美茜絲 (廿年代好萊塢艷星 May West, 老婦取此名以號召)，講一口熟練但荒腔走板的英語，先介紹自己的身世，和室內的陳設後，她取出一大包衣服來，逐件說明從出生到老年在各種不同場合所穿的荷蘭服，講完後還要聽眾發問，團員之一問她：有多少子女？答：「我生十個，你呢？」「兩個」她又說：「太少了！，你準是個懶惰丈夫 (You Are A Lazy Boy)」引得哄堂大笑，末了她拿出一只空煙灰缸來，索「觀光費」，每人荷幣一元 (合美金 35¢) 了事。

歸程中參觀了荷蘭的風車，(Windmill) 與木鞋廠 (Clog Factory)，在 Delft 城一浙南酒家 (Chien Nan Restaurant) 吃了餐中國飯，上船回倫敦，結束「俄國與北歐六都」之旅。

雜感二則 佳源

雷根訪平

一九八四大選年，朝山進香勢所然。
親痛仇快助桀紂，魑魅魍魎更猖狂。

端午節

龍舟競渡雙五關，汨羅江流氣浩然。
每逢此節徒佳饌，今人何顏對先賢。

新加坡小遊

龔 瑞

新加坡這赤道上新興的國家，美麗的花園都市，報章、電視上描述多了，心嚮往之。今年初有個機會參加錫安旅行團，乃作了一次愉快的東南亞十二日遊，新加坡是第二站。

那天飛機自馬尼刺前往，全機近三百人，倒有一半是臺灣觀光客，可見國人生活提高的幅度。小部分是香港人和日本人，白人不多。放眼看去到處是黃面孔，其間尚發生點小不愉快的事。

班機升空不久，艙內不知何處散來不良氣味，正奇怪間，坐在後兩排我們團中尚不脫學生氣息的幾位小姐嚷嚷說，她們後座的日本人脫了鞋子把腳伸過來，薰得人要吐……，於是全機的人們目光都指過去，那些日本人才慢吞吞的把腳收回鞋中，滿臉毫不在乎的樣子，因一樣是黃面孔，少數白人不明就裏，對我們也投以鄙夷的眼光，令人覺得有點不是味兒！

日本人就是這點差勁，在他們日本國很守規矩，但出個就猖狂起來，試看二次大戰時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搞得到處血腥，如今戰敗復興，則以經濟力量四處臭腳薰人，那付德性令人作嘔。您到故宮博物院參觀時，常常聽到一羣日本觀光客圍在莊嚴瑰麗的古物前，旁若無人的咕咕大聲的談論，那有半點大國民的風度。

這與我們傳統似有不同，以上是大家都有的經驗，在小時候出門做客，家大人總是殷殷的囑咐，出外要規矩點，別給家裏丟人現眼。願國人出國旅遊發揮這種優良傳統。

大家說着說着，花園都市在望了，也許是高空亂流的關係，也許是飛機下降的快了些，機身突然抖了兩抖，全艙立刻鴉雀無聲，不一會兒就降